

宋史

列傳卷第四十五

宋史二百八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魯宗道

薛奎

王曙子益柔

蔡齊

從子延慶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譙人少孤鞠于外家諸舅皆武人頗易宗道宗道益自奮厲讀書袖所著文謁戚綸綸器重之舉進士為濠州定遠尉再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堙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改歙州軍事判官再遷秘書丞陳

堯叟辟通判河陽天禧元年始詔兩省置諫官六員
考所言為殿最首擢宗道與劉燁為右正言諫章由
閣門始得進而不賜對宗道請面論事而上奏通進
司遂為故事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今
除一守令雖資材低下而考任應格則左司無擯斥
故天下親民者黷貨害政十常二三欲裕民而美化
不可得矣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親見而考察之今
守佐雖未暇親見宜令大臣廷之中書詢考以言察
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為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
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宣助聖化矣真宗納

之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
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耻尸祿
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
之也尋除戶部員外郎無右諭德踰年遷左諭德直
龍圖閣仁宗即位遷戶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無侍
講判吏部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患銓格煩密及知
吏所以為奸狀多釐正之悉揭科條廡下人便之雷
允恭擅易山陵詔與呂夷簡等按視還拜右諫議大
夫叅知政事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
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時有請立劉

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以大
安輦先帝行宗道曰夫死從子婦人之道也太后遽
命輦後乘輿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
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邪樞密使
曹利用恃權驕橫宗道屢於帝前折之自貴戚用事
者皆憚之目為魚頭叅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
也再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在政府七年務抑
僥倖不以名器私人疾刺帝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
卒皇太后臨奠之贈兵部尚書宗道為人剛正疾惡

少容遇事敢言不為小謹為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恠公來遲何以為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為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臨朝遂大用之初太常議謚曰剛簡復改為肅簡議者以為肅不若剛為得其實云

薛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父化光善數術嘗以平晉

策干太宗行在召見不用罷歸適奎始生撫其首曰
是子必至公輔奎舉進士為州第一乃推與里人王
嚴而處嚴下進士及第為隰州軍事推官州民常聚
博僧舍一日盜殺寺奴取財去博者適至血偶浣衣
邏卒捕送州考訊誣伏奎獨疑之白州緩其獄後果
得殺人者徙儀州推官嘗部丁夫運糧至鹽州會久
雨粟麥漬腐奎白轉運盧之翰請縱民還州而償所
失之翰怒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久人疲轉餉今幸
兵食有餘安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凡民所
失悉奏除之改大理寺丞知莆田縣請蠲南閩時稅

鹹魚蒲草錢遷殿中丞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州有錢
監歲調兵三百人采鐵而歲入不償費奎奏聽民自
采而所輸輒倍之遷太常博士向敏中薦為殿中侍
御史出為陝西轉運使趙德明言延州蕃落侵其地
黑林平下詔按驗奎閱郡籍德明嘗假道黑林平移
文錄示之德明遂伏未幾坐失舉免數月起通判陝
州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制置
發運使疏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進吏部員外郎父
喪奪哀擢三司戶部副使與使李士衡爭論事改戶
部郎中直昭文館知延州趙元昊每遣吏至京師請

奉予吏因市禁物隱關筭為姦利奎廉得狀請留蜀道縑帛於關中轉致給之遷吏部擢龍圖閣待制權知開封府為政嚴敏擊斷無所貸帝益加重使契丹還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十數事章獻太后稱制契丹使蕭從順請見太后且言南使至契丹者皆見太后而契丹使來乃不得見奎時館伴折之曰皇太后垂簾聽政雖本朝群臣亦未嘗見也從順乃已或譏云奎漏禁中語改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州宿重兵經費常不足奎務為儉約教民水耕謹商筭歲中積粟

三百萬征筭餘三千萬覈民隱田數千頃得芻粟十
餘萬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秦民與夷落數千人列
奎治狀請留璽書褒諭不許成都民婦訟其子不孝
詰之乃曰貧無以為養奎出俸錢與之戒曰若復失
養吾不貸汝矣其母子遂如初嘗夜燕有戍卒殺人
人皆奔走奎密遣捕殺之坐客莫有知者臨事持重
明決多此類也召為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遂參知
政事帝諭曰先帝嘗以為卿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
俄遷給事中帝嘗謂輔臣曰臣事君鮮有克終者奎
曰保終之道匪獨臣不然也歷數唐開元天寶時事

以對帝然之遷尚書禮部侍郎太后謁太廟欲被服
天子袞冕奎曰必御此若何為拜力陳其不可終不
見聽及太后崩帝見左右泣曰太后疾不能言猶數
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奎曰其在袞冕也服之豈可
見先帝於地下帝悟卒以后服歛因上言請逐內侍
羅崇勲等時二府大臣多罷去奎得喘疾數辭位罷
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尚書都省帝手書禁方
賜之小間入見疾尋作卒贈兵部尚書謚簡肅奎性
剛不苟合遇事敢言真宗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
奎諫曰陛下即位之初勵精萬幾而簡宴幸今天下

誠無事而宴樂無度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重朝廷也真宗善其言及叅政事謀議無所避能知人范仲淹龐籍明鎬自為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無子以從子為嗣

王曙字晦叔隋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為河南人中進士第再調定國軍節度推官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定海縣還為群牧判官考集古今馬政為群牧故事六卷上之遷太常丞判三司憑由理欠司坐舉進士失實降監廬州茶稅再遷尚書工部員外郎龍圖閣待制以右諫

議大夫為河北轉運使坐部吏受賕降知壽州徙淮南轉運使勾當三班院權知開封府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繩盜以峻法多致之死有卒夜告其軍將亂立辨其偽斬之蜀人比之張詠號前張後王入為給事中仁宗為皇太子與李迪同選兼賓客復坐貢舉失實黜官復為給事中兼群牧使其妻寇準女也準罷相且貶曙亦降知汝州準再貶曙亦貶郢州團練副使起為光祿卿知襄州又徙汝州復給事中知潞州州有殺人者獄已具曙獨疑之既而提點刑獄杜衍至事果辨曙為作辨獄記以戒官吏徙河南府永

興軍召為御史中丞兼理檢使理檢置使自此始王
清昭應宮災繫守衛者御史獄曙恐朝廷議修復上
言昔魯桓僖宮災孔子以為桓僖親盡當毀者也遼
東高廟及高園便殿災董仲舒以為高廟不當居陵
旁故災魏崇華殿災高堂隆以臺榭宮室為戒宜罷
之勿治文帝不聽明年復災今所建宮非應經義災
變之來若有警者願除其地罷諸禱祠以應天變仁
宗與太后感悟遂減守衛者罪已而詔以不復繕脩
諭天下又請三品以上立家廟復唐舊制以尚書工
部侍郎參知政事以疾請罷改戶部侍郎資政殿學

士知陝州徙河陽再知河南府遷吏部召為樞密使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逾月首發疽卒贈太保中書
令謚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居官深自抑損喜
浮圖法齋居蔬食泊如也初錢惟演留守西京歐陽
脩尹洙為官屬脩等頗游宴曙後至嘗厲色戒脩等
曰諸君縱酒過度獨不知寇萊公晚年之禍邪脩起
對曰以脩聞之萊公正坐老而不知止爾曙默然終
不怒及為樞密使首薦脩等置之館閣有集四十卷
周書音訓十二卷唐書備問三卷莊子旨歸三篇列
子旨歸一篇載斗奉使錄二卷集兩漢詔議四十卷

子益恭益柔益恭字達夫以蔭為衛尉寺丞性恬淡慕唐王龜之為人數解官就養曙參知政事治第西京益恭勸曙引年謝事曙不果去終父喪遂以尚書司門員外郎致仕間與浮圖隱者出游洛陽名園山水無不至也以子登朝累遷司農少卿卒

益柔字勝之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用蔭至殿中丞元昊叛上備邊選將之策杜衍丁度宣撫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饟無法非易帥臣轉運使不可因條其可任者衍度使還以學術政事薦知介丘縣慶曆更用執政異意者指為朋黨仁宗下詔戒敕益

柔上書論辨言尤切直尹洙與劉滄爭城水洛事自
涇原貶慶州益柔訟之曰水洛一障耳不足以拒賊
滄裨將洙為將軍以天子命呼之不至戮之不為過
顧不敢專執之以聽命是洙不伸將軍之職而上尊
朝廷未見其有罪也不聽范仲淹未識面以館閣薦
之除集賢校理預蘇舜欽秦邸會醉作傲歌時諸人
欲遂傾正黨宰相章得象晏殊不可否參政賈昌朝
陰主之張方平宋祁王拱辰攻排不遺力至列狀言
益柔罪當誅韓琦為帝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方平
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陲用兵大事何限一不為陛下